地方名人

诏安含英

——一代名将林仲安出生入死之地

⊙沈益群 文/图

在诏安城南七八公里处，有个依山傍海的村庄——含英，隶属桥东镇，全村人口约4000人，单一姓氏林，村民多以海水养殖为主。

离含英村三公里远的铁炉港，是处海防军事要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对台军事十分重要，多年来部队都在此进行军事演习。

早在七百多年前的南宋末期，诏安林氏先祖就来含英开基发展，并衍生出去，使含英成为诏安林氏一处重要的发祥地。

这里，更是走出了诏安一代名将、元朝进义将军林仲安。林仲安生于斯、长于斯、卒后葬于斯。

林仲安（1308—1382）是林氏开诏四世祖，其曾祖林惟福，字孝泽，谥十九致政，来自龙溪莲池。南宋度宗咸淳年间，林惟福任广东提举学政，上任途中路过南诏，见此地山川秀美、风光秀丽，气候宜人，是隐居避难的好地方，心生羡慕之情，萌发日后定居南诏之想法。于是任满还乡时，林惟福只留夫人在龙溪莲池守田产，自己携子女来南诏定居。后子孙分居两处，一处在梅岭，一处在含英，于是便有了“梅岭林”和“含英林”之说，林惟福成为林氏开诏一世祖。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林仲安出生在含英村。其父（诏林三世）十解元和其祖（诏林二世）四解元，皆功名等身，林仲安可谓出生于官宦世家。然林仲安崇文尚武，自幼勤奋苦学，长大后一心报效朝廷，遂投军。起初带兵在莆田仙游一带与海匪山贼作战，英勇杀敌。后又出镇梅岭，戍守海疆。元至顺年间，朝廷授“进义将军”。其时，林仲安将军屯兵梅岭港（今林厝村），修四堡寨（今遗迹尚存），建梅岭悬钟城东门。可惜悬钟城未建完成，元朝就灭亡了，后明太祖朱元璋派江夏侯周德兴驻守梅岭，设悬钟所，周德兴才得以把悬钟城修建完整。悬钟城在之后的明清时期，成为一处重要的海防要塞，如今悬钟古城墙已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了。林仲安将军又在家乡含英修建东、西二城门，使其遥相呼应，至今城门遗址仍在。

林仲安将军在日常的行军作战中，不仅注重军事建设，而且爱护士兵、体恤百姓，广施仁德。当时官府以诏安西路一带村民结交山寇之罪，欲派兵围剿这几个村。林仲安以自身官职和全家性命担保，最终朝廷赦免这些村庄之罪，村民刻碑立石以纪其德。

林仲安将军还在家乡开路造桥修渡口，方便人们出行，造福当地百姓。其时天下大乱，百姓颠沛流离，林仲安将军又在城郊良峰山等处设“义冢”，给死难者提供收葬之处。

元末政治腐败，气数将尽，林仲安将军遂解甲归田，回家乡含英隐居。同时教育儿孙以德行为本，做忠孝仁义之事。

林仲安将军有两位夫人，沈氏和许氏，共生三子一女。其长子林南生到县城开基“五常堂”，派下衍生五大房，县城林姓主要聚居在东关（六街），农村中整村整片是林姓的也不少；其二子林整林无嗣；其三子林元熹到梅岭林厝开基“四德堂”（后改为“祀先堂”），派下衍生四大房，长房、二房和三房都在林厝发展，第四房又到东山开基衍生三宗。将军女儿早年出嫁后，丧偶无子，后回娘家侍奉父母，抚育侄儿。又在村中建有保林寺，供其诵经拜佛，保林寺今也成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林寺边便是林仲安的将军府。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一代名将林仲安走完了光辉的一生，享寿七十五岁。他一生戎马，忠心报国，又热爱桑梓，造福百姓。他走时，两位夫人已先他而去多年矣。他的子孙把他和两位夫人合葬在含英大坑内河田山，这是将军生前就看好的一块风水宝地。从对面山上俯视下来，墓穴犹如一条长长的蜈蚣，故穴名“飞天蜈蚣”，将军也被称为“蜈蚣祖”。

林仲安将军在诏安林氏的发展史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一脉单传，父母只生他一人。他光前裕后，当他走时，膝下却早已儿孙满堂，人丁兴旺。

600多年来，诏安林氏人口已繁衍数万多，成为当地一大望族。诏安林氏虽有多支衍派，但毫无疑问，林仲安将军派下的“五常堂”和“四德堂”，是最重要的两支，其后裔传播至闽南粤东一带，甚至海内外。每年农历三月十三，将军后裔子孙、诏安内外林氏宗亲，成群结队，纷纷来到含英河田山，祭扫祖坟，寄托对一代名将林仲安将军的追思，缅怀先祖功德。彼时人山人海，场面壮观。

林仲安将军墓，作为明代有名的古墓葬，于2015年2月6日，被诏安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十五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受到妥善保护。

600多年过去，含英村里的将军府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一片空地。将军的英名却永远烙在人们的记忆里，与丹诏大地在一起，为诏安之林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林仲安将军陵园

林仲安将军墓

诏安县文物保护单位

闽南俗语

船过水无痕

——闽南俗语解读之六十七

⊙张亚清

船在水上航行乘风破浪，常会在船边和船后荡起一层层涟漪，然后慢慢为周围的波浪所覆盖而消逝，于是便形成了“船过水无痕”这句闽南俗语。

“船过水无痕”这句闽南俗语，通常是用于形容几种现象：一是有人做了好事认为是应该的，不想张扬、不想让人家知道，好像没做过一样，人们便会赞扬他做好事“船过水无痕”的高尚精神境界；二是有人受他人恩惠后却不思图报，好像过去的事都没有发生过，人们便会指责他“船过水无痕”忘恩负义；主要是形容第三种现象：有人做了坏事，却说谎造假，千方百计想掩盖罪责，人们便会指责他企图“船过水无痕”，以逃避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世上出现的许多事过后虽然不留痕迹，但它毕竟发生过，总会留下蛛丝马迹，不追究便罢，一认真追究再怎么掩盖或否认也无济于事。《水浒传》中潘金莲伙同西门庆和王婆毒死武大郎后，制造他因病而死的假象，并迅速烧化尸首，想来个“船过水无痕”。怎奈烧化尸首的何九叔不为金钱所动，留下武大郎中毒的骨头为证，终于让武松为大哥报仇。戏剧《十五贯》中的赌徒娄阿鼠谋财害命，为掩盖罪责还积极帮助官衙破案，怎奈苏州知府况钟以他作案的蛛丝马迹为突破口，乔装成相命先生对他展开心理攻势，终于迫使他暴露罪责坠入法网。

我们的先人相信“人在做，天在看”，相信做什么事不但“你知、我知”，还有“天知、地知”，还相信好事做多了会得到“福报”，坏事做多了会遭受“天谴”，所谓的“船过水无痕”仅是个表象。再说现代的录像和监控技术高度发达，船驶过水面荡起涟漪后虽然不留痕迹，但它却留在录像中，确实是逃不过“天眼”和“地眼”。想做坏事的人不要迷信什么“船过水无痕”，应当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

文人轶事

林增平先生的人格之大

⊙唐宝民 文 弘 艺 供图

提起学人的风谊、操守，我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怀念老一辈学人，因为在当下这样一个浮躁的学术环境中，老一辈学人的那种精神气质已经成为绝响，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回忆性的文字，来感受这种已经稀缺了的精神资源，感受那一代学人的精神风采。最近读到历史学家孔祥吉先生的一篇文章，是对前辈学人林增平先生的回忆，文中讲述的两件关于林增平先生的“小事”，颇能体现林增平先生为人的操守及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令人顿生敬慕之心。

林增平先生

近年来，我们经常读到这样的新闻：有一些老教授，借着带研究生的机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本是由研究生独立完成的论文或著作中强行署上自己的名字，作为研究生本人，因为涉及毕业等问题，也不敢反对，只能忍气吞声。与上面提到的那些不良教授相比，林增平的做法却正好相反，对于身边的年轻人，林增平先生总是极力提携，把许多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培养年轻学人的身上。孔祥吉先生谈到的一件事，就很具有代表性：1981年，孔祥吉先生从人大毕业后，开始参加《清代人物传稿》的编写工作，孔祥吉先生就是从那时开始与林增平先生认识的，因为林增平先生是这套书的编委之一。《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的稿件，都是由全国各地的名家学者撰写的，每篇都有确定的署名，但全书封面主编的署名，按照最初的约定，是由五名编委轮流署名的，每卷署两个人的名字。这样一直出版了三卷，都是按照这个约定办的，没有任何人提出过不同意见，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可是呢，1985年夏天，第四卷审稿结束时，需要确定第四卷封面主编的署名问题了，大家都认为按既定的方案办即可，但林增平先生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过去的几卷，我们这些年长的编委，每人都署过一次名字。现在，我有一个提议，可否从第四卷开始，主编署名以老带新。署名不要忘了年轻人嘛。”这个方案提出来后，得到其他几位老编委的一致同意，都觉得应该为年轻人的成长创造条件。于是，第四卷的封面主编的署名，就变成了苑书义和潘振平；而孔祥吉和郭汉民则分别成为第五卷和第六卷的封面主编之一，这几个人都是年轻人，这件事，成了学术界以老带新的美谈，而林增平先生热心提携后人的精神，也被学界传为佳话。

众所周知，学问这种东西，不能掺杂任何功利色彩，一个功利心太重的人，是搞不出像样的学问来的。因为只有心无旁骛地潜心于学术事业的人，才能在学术上达到一种令人仰望的境界；而那些醉心于功名利禄的人，已经不是纯粹的学人了。林增平先生就是一个潜心于学术研究、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的学者。孔祥吉先生讲述的另一件事，就是极好的佐证：林增平先生长期致力于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权威。后来，有关部门决定出版一部《辛亥革命史》，林增平先生便受邀担任了其中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而且，他还与另一位历史学家一起负责了这本书的统稿工作。在这本书第一卷出版前，有的编委提出，要将林增平先生署为第一主编，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大家都觉得这是实至名归，没想到，林增平先生却坚决反对，坚决不同意将自己作为第一主编，极力要求将别人作为第一主编。事后，林增平先生曾与孔祥吉先生谈及这件事，他感慨道：“做学问切不可争名逐利。眼睛盯着名利二字，文章就不可能行之久远。”就这样，在林增平先生的一再坚持下，这本书出版时，将另一位学者署名为第一主编。林增平先生的这种淡泊名利、推贤让能的人格风范，感动了许多人，孔祥吉先生由此感叹道：“这件事很令我感动。林先生在名利面前退避三舍的故事甚多，早在史学界传为美谈。尽管其人已驾鹤西去二十多载，可是一提及此事，史学界无不敬佩林先生这种淡泊名利的崇高境界。”

相对于林增平先生巨大的学术贡献，以上的两则小故事，在林增平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只是两件“小事”，但一滴小小的露珠，却能折射出太阳的七彩光辉来。通过这些“小”事，却能看到林增平先生为人方面的“大”来，特别是在当下这样一个急功近利、喧嚣浮躁的学术环境中，这种人格之大就更加弥足珍贵，诚如孔祥吉先生所说的那样：“林增平先生一生谦虚谨慎，忠厚仁慈，将自己一生心血专注到教育事业上，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史学英才……一提起林先生，没有一个不感念他学术之精深、人格之高尚的。”

文化丝语

文化传承，需要留住“中秋的老味道”

⊙郭元鹏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云“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据报道，在中秋这个传统佳节来临之际，一场别开生面的浙江老字号第三代传人汪杏花手工制饼活动最近在徐州市的王升大博物馆举行，满头白发、精神矍铄的百岁老人汪杏花亲自动手，向宾客传授宁式月饼的制作技艺。当外皮酥脆、油而不腻、香气扑鼻的“太婆月饼”火热出炉后，“喷喷香！”“交关酥！”宾客纷纷点赞。

中秋临近，传统的、新潮的月饼已摆上各超市、面包店、饼屋的醒目位置。“年年岁岁花相似”，作为传统代表的老字号月饼，在竞争白热化的“月饼大战”中，能否立于不败之地？从报道里“老味道”月饼受到欢迎的程度来看，还是让人十分欣慰的。

中秋佳节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节日，这个节日有着悠久的历史、浓郁的文化。这样的传统节日，我们既要“新味道”也要“老味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的前行，一些历史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也不断穿上了“新时代的衣裳”。就拿月饼来说，其口味的变化就是比较大的。一些网红月饼“崭新的口味”吸引了不少市民，这都是好的现象，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但是，过中秋节这样的传统节日，我们还是需要留住一些“老味道”的。

要留住“老手艺”。中秋节，不仅是“吃月饼的节日”，还应该是“做月饼的节日”。也就是说不仅要会“吃月饼”还应该会“做月饼”。一家人坐在一起做一些“手工月饼”，在做的过程中，交流感想，畅谈中秋，传承文化，也是一种该有的节日氛围。在“自己动手”里就能感受生活的幸福。中小学和社区不妨多组织一些“做月饼”的公益活动。

要留住“老口味”。“新口味”的月饼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老口味”的月饼也有其存在的意义。这就是在“老口味”里感受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氛围。最近这几年，各地食品企业不断挖掘“月饼的传统味道”，比如曾经已经被市场抛弃的“广式月饼”就再次回归到火热的市场里，我们需要将传统的广式、晋式、京式、苏式、潮式、滇式等流派的月饼留住。这是优秀的美食文化，不能断代。比如，目前火热的“文创月饼”就是对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传承。

要留住“老情怀”。中秋节，又称拜月节。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民俗。过中秋，需要我们将这些中秋节的文化本义做好，不能仅仅是眼下的“唱唱歌跳跳舞”，还要有文化层面的“老情怀”。

过中秋，需要我们与时俱进接纳“时代元素”，也需要留住中秋节的“传统味道”。一句话：文化传承，不能丢了“老味道”，不仅是中秋节其他节日亦然。

闽南方言

滞碍

⊙郑通和

唐韩愈《与孟尚书书》：“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元刘壎《隐居通议·理学一》：“则见天地万物，洪纤曲直，如清净琉璃，无不洞彻，自此了无滞碍。”引文中的“滞碍”，义为“阻碍；不通畅”。

本地闽南话，“滞碍”（dip 阴入 dai 阴去），义为“阻碍”或“妨碍”。如“合你滞碍？”即“碍着你什么？”

本地话中，它又引申为“干系”，即牵涉到责任或会引起纠纷的关系。因有这样的“干系”，也即有了阻碍，不通畅。同样是贬义词。上面的例句中，它也可以是这样的词义。那例句意思就成了“和你有什么干系？”

夏夜在户外乘凉，大人会告诫小孩子：不能用手指天上的月亮，指了，耳鬓相连处会被割伤，生疮，流出淡黄色的脓来。若不知指了，这时要赶快念：“月金光，俺刀钝，恁刀快，合俺婴儿无滞碍。”如此就平安无事了。这成了首童谣。当然好笑，却也有趣。

它在这童谣里，作“妨碍”或“妨害”解行，但若说成“干系”，也恰切。

汰口古兵寨之二（油画） 游海明 作